

川剧闪耀巴尔干 巴蜀文化海外圈粉

塞尔维亚一条繁华步行街上,铿锵旋律骤然划破人潮喧嚣,来往行人纷纷驻足凝神。舞台上,演员转身、回眸、扬手间,一张张脸谱倏忽而变,色彩流转、图案更迭,奇幻莫测的绝技引得现场观众惊叹声、掌声此起彼伏。

这一幕,正是近日“2026文化中国·锦绣四川”迎新春文艺晚会海外快闪活动的生动场景——四川省川剧院与成都艺术职业学院的演员们踏上海外征程,让川剧这一巴蜀文化的璀璨明珠,闪耀巴尔干半岛。

川剧,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承载着巴蜀文化的精髓与风骨。方寸舞台间,变脸吐火的奇绝、水袖轻扬的温婉、唱念做打的铿锵,不仅勾勒出川剧的瑰丽身姿,更架起了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。如今,当这一古老的艺术瑰宝再次亮相于世界舞台,又将焕发怎样的新意?

一场跨越千年文明的对话

此次远赴塞尔维亚尼什国家剧院和北马其顿比托拉国家剧院举办的2026文化中国·锦绣四川迎新春文艺晚会,便是一场川剧艺术的盛宴。变脸街舞《古蜀天边行》的跨界融合、《一抹天香》的东方之美、舞蹈《锦鲤》的灵动意象、《古彩戏法》的绚丽奇幻,以及《金猴迎春》《骊》等精彩作品,全方位展现巴蜀文化的多元魅力与深厚底蕴。

“做传统艺术,应该有自己的表达。”《古蜀天边行》总导演白中华在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,中国传统戏曲本就是集武术、歌剧、舞蹈、杂技、说唱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,“如今我们走进欧洲,就



《古蜀天边行》剧照。四川省川剧院供图



《古蜀天边行》总导演白中华
受访者供图

是要用本土文化符号搭配国际审美韵律——以街舞为媒介,将中国传统非遗带到西方舞台,让世界读懂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。”期许通过一场场川剧表演,向世界呈现多元化、多层次、多色彩的中国文艺作品,传递中国人的心境情怀、文化信仰与历史传承。

正如白中华所言,此次海外演出中,《古蜀天边行》便是一场极具勇气与新意的跨界尝试,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跨时空对话。川剧经典的变脸技艺、云手、小碎步、翎子功等程式化动作,与充满力量感和节奏感的现代街舞无缝衔接,刚柔并济间打破艺术边界;服装与脸谱设计上,三星堆金面具、青铜立人等瑰丽的古蜀文明符号被巧妙活

化,让千年古蜀文脉在动态演绎中焕发新生;音乐层面,高亢悠远的川剧高腔、铿锵有力的传统打击乐,与空灵的尺八、激越的电子核、自由的爵士乐交相辉映,织就出一场既具东方底蕴、又富现代气息的听觉盛宴。

为了让外国观众更好地理解川剧变脸,国宝大熊猫成为连接中外的文化纽带。“传统脸谱缺乏代表性,说服力不足,我们便以熊猫脸型为基础设计脸谱,在眉心中间嵌入三星堆图腾,将大熊猫、三星堆两大四川核心文化元素,巧妙融入方寸脸谱之中。”白中华说。

一场“辣”味十足的变脸

为打造兼具四川韵味与国际吸引力的文化IP,《古蜀天边行》脸谱及变脸的设计、执导余丹,经过潜心揣摩最终选定三星堆文化作为核心创作题材。“三星堆文化极具四川特色,底蕴深厚、神秘瑰丽,对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,更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。”余丹坦言,三星堆面具的造型肌理与川剧脸谱的绘制技法,有着天然的

契合点,这也成为他突破传统、创新脸谱设计的重要契机。

在余丹心中,脸谱是川剧变脸的灵魂,更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。他大胆打破传统脸谱的创作边界,不仅成功将平面的三星堆面具转化为立体饱满的变脸脸谱,运用冷暖色极致对比的美学理念,让脸谱色彩更具视觉冲击力,更创新采用硅胶等新型材料,摒弃“脸谱越薄越好”的固有认知,让脸谱更具质感与层次感。“我的脸谱不追求轻薄,厚重的材质戴在脸上更有质感,表演需要什么材质,用到恰到好处,就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
在余丹看来,脸谱创作中的“变与不变”,正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精髓所在:不变的,是对“漂亮”的核心追求,是对川剧美学的坚守;变的,是贴合时代场景的创意设计,是适配多元舞台的表达形式。

不可否认,艺术的终极价值,在于被看见、被喜爱、被传承。余丹用一支画笔勾勒巴蜀文化根脉,将四川的烟火气息与历史厚重、传统的底蕴与时代的鲜活,融入每一张脸谱、每一次

表演,正是在践行这份初心——让那些既有历史温度、又有时代热度的文化瑰宝,真正走出国门,被更多人看见、喜爱。

讲好中国故事,行天边

“‘天边行’,本质上是‘行天边’的文化思考。”四川省文联主席、省川剧院院长、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智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道出了此次川剧出海活动的深层文化价值。他认为,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生长于这片沃土,更应坚守自身特色,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;而四川人骨子里的乐观、豁达与坚韧,更为川剧舞蹈表演注入了独特的精神能量,让这门艺术更具感染力。

在陈智林看来,此次出海演出,既是融合古蜀文明、传统戏曲、潮流街舞与古诗词的创意佳作,也是一场穿越古今、融合多元艺术元素的文化碰撞,其创新实践对传统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启示。“将传统与现代、艺术与考古、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,不仅展现了川剧的传承与创新,更为传统戏曲开辟了崭新的表达范式,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创新能力。”陈智林说。

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创始人、一级演员余开源表示,对传统川剧变脸的创新,本质上是用现代方式讲述古老故事,让这门技艺呈现出既时尚又古朴的独特韵味。“我们要把川剧一代一代传下去,让它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,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魅力。”

塞尔维亚、北马其顿的演出即将落幕,但川剧的海外之旅从未停歇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苟超 实习生 闵宇涵

明日启幕 《天马行川》艺术特展 马上来赏徐悲鸿的真迹奔马



徐悲鸿作品《群奔》。受访者供图

2月10日,“天马行川——马年徐悲鸿艺术特展暨徐悲鸿入川90年悲鸿学派纪念大展”将在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梓潼桥正街66号的四川报业博物馆正式启幕。

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之一,其创作题材广泛,尤以笔下的奔马闻名于世。他将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,其教育思想、办学理念、美学思想、教学体系对我国学院美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徐悲鸿为何被称为“中国近代绘画之父”?徐悲鸿纪念馆典藏部主任、徐悲鸿之孙徐骥介绍,主要源于徐悲鸿在绘画理论与实践、美术教育以及艺术创新等方面的卓越贡献。

创新绘画技法 开创独特的中西合璧风格

徐悲鸿(1895—1953年),江苏宜兴人。1919年留学法国,学习油画、素描。1927年回国后,历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教授、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、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,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务。

徐骥表示,徐悲鸿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技法,如解剖学、透视学、光影处理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笔墨语言相结合,提出“古法之佳者守之,垂绝者继之,不佳者改之,未足者增之,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”的艺术理念,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

础上吸收西方艺术精华,为传统艺术的革新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。“他开创了独特的‘中西合璧’风格,例如他在画马时,既精准把握马的解剖结构和动态神韵,又运用中国传统笔墨的浓淡干湿、线条韵律,使作品兼具写实性与写意性。”徐骥说。

革新传统绘画 强调素描倡导回归写实主义

针对清末民初中国画坛存在的抄袭、模仿、缺乏生活气息等问题,徐悲鸿倡导回归写实主义,强调艺术应源于生活、反映现实,为传统绘画注入新的活力。“他重视人物画的发展,通过精准的人物造型和生动的表情刻画,恢复了人物画在绘画中的主导地位,使人物画成为表达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重要载体。”徐骥说。

在美术教育工作中,徐悲鸿强调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,提出“尽精微,致广大”的教学理念,注重培养学生对自然的观察力、造型能力和艺术表现力。当今,“素描基础论”在美术教学中得以普遍贯彻实行,各大美院以及艺术院校招生都将素描作为

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特展明日启幕 展出徐悲鸿及其学派代表作品

“天马行川——马年徐悲鸿艺术特展暨徐悲鸿入川90年悲鸿学派纪念大展”将于2月10日在四川报业博物馆正式启幕。其间将展出徐悲鸿及“徐悲鸿学派”代表性作品数十件,其中徐悲鸿真迹原作画作24件。包括其代表性作品《九方皋》的博物馆级别版画,罕见扇面《群奔》《奔马》,以及《墨马》《饮马》《枣红马》等一系列作品将集中呈现。

本次特展在展示徐悲鸿珍贵真迹之外,对“徐悲鸿在四川”进行了系统性梳理,包括其艺术创作、教育实践以及“徐悲鸿学派”在四川等。

此外,今年3月,徐骥还将携新书《为人民造像:徐悲鸿笔下的劳动人民》,来到四川报业博物馆和阿来书房作新书发布和学术交流。该书收录徐悲鸿《巴人汲水图》《九州无事乐耕耘》《愚公移山》等代表作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